

跟隨集體記憶的情感輕重 重新分配時間與畫面的比重



資深歷史影像收藏家、學者徐宗懋日前造訪香港書展，以「老照片推動新的歷史視野」為題，分享他數十年藏影、研影的獨家見解。時隔數年後再訪香港，徐宗懋在書展前夕去了山頂看景，他感慨道：「1997年7月1日，我和作家本田先生，還有河出書房一位編輯朋友，站在這個位置，看着交接典禮完成後，維多利亞港放煙火的盛況，如今29年過去了。」 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徐宗懋1958年生於台灣高雄，原籍福建古田。早年曾任報紙記者，親歷巴以衝突、美軍轟炸利比亞、薩爾瓦多內戰等現場。2000年，毅然告別報社後，他創立了「台灣文史工作室」及「徐宗懋圖文館」，傾盡心力發掘與再現歷史影像，之後又在內地創辦了「秦風老照片館」。

他長年埋首全球各地圖書館、國家檔案館，搜尋珍稀原版底片與獨家歷史照片，同時鑽研嚴謹考究的手工藝上色技術，試圖打破傳統歷史文本厚重、枯燥的閱讀門檻。在台灣先後出版了60冊《20世紀台灣》，在內地出版了《鐵蹄下的南京》《歲月台灣》《跨越海峽》等多本歷史圖文集。在他看來，相片也是一種話語權，有時甚至比文字及口語更具真實的力量。

是次，徐宗懋應《亞洲週刊》邀請首度踏足香港書展開設講座。從二戰、抗戰珍貴影像彩色復原，到橫跨29年往來香港的親身觀察，他提出一套截然不同的歷史敘事觀：歷史不該是機械羅列的編年百科，而要跟隨集體記憶的情感輕重，重新分配時間與畫面的比重。

基於記者出身的敘事經驗，徐宗懋擅長從「故事線」中編輯整理搜集到的歷史照片，他在座談中展示了他收藏活化後的珍貴畫面，並展示了已出版的多本書籍、畫冊。他從《黃埔建軍時代精神》紀念畫冊開始講起，並展示了蘇聯留存期間珍貴的影片：「雖然只有短短的三段剪輯在一起，但我認為這是非常珍貴的片段。」一張張經修復過的老照片被展示出來，從溥儀、孫中山留日到南京大屠殺，從崑崙關戰役到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或意氣風發或慘絕人寰，真實得讓人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。徐宗懋說：「這些歷史我們都知道了，但是我們只能想像當時的畫面，如今我們有了真正的影像可以參考。」

為舊影像添加敘事的力量

對徐宗懋而言，老照片從非冰冷的史料工具，更不是制式的政治宣傳品，透過考究上色還原歷史現場，以影像承載共同記憶，才是他堅持多年的理想。

然而，傳統歷史研究依託海量文獻檔案，需要翻閱數不清的史料。龐雜的文字門檻，讓許多普通讀者望而卻步，而嘗試透過影像走進歷史，又會撞上三道難以跨越的高牆：第一，因為要考據眾多文獻，文字量通常巨大，於是比較沉重。第二，影像素材本身稀缺與不可重拍，「它不像文字敘述，你可以根據文獻去把它編輯、剪裁，去做主觀的敘述，可是照片它是固定存在的，它不能夠重新拍。」一旦找不到對應場景、人物的原版影像，創作者便毫無補救空間。第三，影像畫冊難以負荷的出版成本也是關鍵，「如果要把它從出版品變成一個照片畫冊的話，它的印製成本是比較高的。如果你要把照片弄得很漂亮，你就要去買原件的底片或者原版照片，然後把這些照片

徐宗懋 埋首老照片 建構新的歷史視野

● 徐宗懋以「秦風」之名編著的《眾生台灣》。



原貌；可如果黑白照片是用於還原歷史原貌，邏輯就不一樣。真實歷史場景本來就不是黑白，當年黑白拍攝只是技術條件受限，黑白底片並沒有記錄真實世界的顏色。」

再重新整合、呈現出來，門檻非常高，在這種門檻高的情況之下，要變成常態出版是很困難的。」過往市面上流通的歷史圖集，大多妥協於成本限制，「如果不是買那種很貴的圖片公司版權，要麼就到圖書館翻拍，或者向學生借來翻拍，但質量都比較差，很難弄到專業原版影像。」

上色復原需歷史根據 科技無法替代

破解長年存在的行業困境，是徐宗懋堅持多年的目標，他心中有一套清晰的美學與出版理想：「我的理想就是把照片變成大型畫冊，然後讀者在看的時候有點像看時尚雜誌一樣，翻閱時賞心悅目。」大開本、高畫質、層次豐富的彩色復原影像，是他所有圖書的標準，而AI浪潮來襲後，不少讀者向他提出疑問：AI技術進步神速，老照片的歷史意義會不會大幅改變？

對此徐宗懋給出明確答案：「一個是純粹畫圖，本來沒有的把它畫出來，或者給它一段資訊，它自動生成畫面，這種一眼就能看出是AI製作，不是真實存在的歷史照片。歷史照片珍貴的地方就在於它的真實性，真實性不足，就會影響所有人對它的信賴感，一眼就知道這是假的。」

並且，老照片上色從非隨心所欲的藝術創作，每一處色調、細節都需要扎實的歷史考據，這也是科技無法模仿的底層邏輯。徐宗懋拿出宋美齡的復原照片舉例，當團隊完成上色後，若不主動說明，多數人會誤以為是原生彩色相片，但上色過程中充斥大量需要人為判斷的歷史細節，AI完全無法處理。「比如宋美齡後面的書籍，書本各種顏色可以主觀調整，但宋美齡本人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，上色標準一旦拿捏失當，觀者立刻會察覺不自然。」他說。

單單人物妝容便是一道難關：女性妝容濃淡需要結合時代背景、場合綜合判斷，「AI不知道這一點，它生成出來往往濃妝艷抹，完全不符合真實形象，這一點一定要人為把控。」其次是服裝色調，黑白底片僅能記錄明暗層次，無法固定色彩，「她身上這件藍色不是必然的，原本可以是黃色、咖啡色、紅色。我們就要判斷，抗戰時期的場景，她不可能穿過於華麗奪目的顏色，藍色會更契合時代氛圍，同時黑白底片的陰暗層次絕對不能修改，陰暗區域不能隨意調亮，否則看上去就像手繪插畫。」

在徐宗懋眼中，黑白影像本身存在天然的資訊缺失，許多歷史細節唯有彩色復原才能完整呈現，不能簡單以「修改原作」否定上色的價值，其中要分清「攝影史」與「歷史還原」兩套完全不同的標準。「如果黑白照片作為攝影史藝術品，我們絕對不可以去改動，因為它承載攝影師原始創作



● 以影像承載共同記憶，是徐宗懋堅持多年的理想。

以影像記錄香港 跨時代觀察城市脈動

「1997年7月1日交接當晚，我就在太平山山頂，當時江澤民總書記在現場，英方代表也出席儀式，典禮結束後他們象徵性乘船離開，轉眼間已經29年。」徐宗懋與香港的緣分匪淺，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他便不斷往來這座城市，縱觀橫跨半個世紀的城市變遷，親身見證香港一路走來的高低起伏與變化轉型。

談及香港本地歷史影像出版市場，徐宗懋對回歸前後一波畫冊熱潮印象深刻：「回歸的時候曾經有一股香港歷史畫冊熱潮，本地出版社與西方出版社紛紛出書，回顧英國一百五十年管治歲月。那一段時間大眾懷舊情緒很強烈，

但這股熱潮維持不到一年就快速退去，出版商跟我說，大局底定之後，民眾再也不願意購買單純講述港英時期的書籍。」

多年往來香港的親身經歷，為他構思香港主題影像畫冊積累了獨一無二的素材與視角。他提及許多現今大眾陌生的城市往事：上世紀六十年代，大量廣東民眾越境來港避難，造成規模龐大的移民浪潮；早年香港經濟發展不及菲律賓，不少本地人遠赴馬尼拉謀生，經典電影《阿飛正傳》的故事背景，正是當年香港人赴菲討生活的真實寫照……這些被多數編年史忽略的民生細節，都是他心中香港歷史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


● 徐宗懋以「老照片推動新的歷史視野」為題進行分享。

以輕重定義時間的意義

觀點

人類記憶的運行邏輯，從來不會均等對待每一段歲月，這也是徐宗懋重新建構歷史敘事的核心靈感來源，徐宗懋說：「我們回顧自己的人生，記憶不是均勻分布的。離鄉與父母告別的那一年、考學落榜或金榜題名的那一年、初戀與分離、創業拿到第一筆收入的時刻……那些帶來強烈悲喜衝擊的節點，會佔據記憶絕大部分空間，平靜歲月則一筆帶過。」

將個人記憶邏輯放大至城市、民族的集體歷史，道理完全相通，「一個社會的記憶同樣有輕重之分：蘭桂坊慘劇、1997年回歸交接、影視新浪潮興起、早年社會民生困境，這些事件在大眾心中留下深刻印記。製作影像畫冊，就要按

照民眾記憶裏的輕重比例重新呈現歷史，還原屬於所有人的共同回憶，這本身就是一種創作。」

推動所有影像創作的底層初心，是徐宗懋對大中華歷史傳承的堅持。這次前來香港開講，他最大的心願，是讓更多年輕人完整看見屬於中國人的共同歷史，無論內地、香港、台灣，地域敘事側重雖有差異，但根基同屬中華民族。「這不需要過多贅述，各地都在努力梳理本土歷史，就算海峽兩岸書寫側重有所區別，也不是難以調和的大問題。在認同中華民族的共同前提下，透過常年交流、互相理解、持續磨合修正，一定能梳理出平衡包容的歷史表達，這一點我並不擔憂。」

尺素藏風骨，筆墨見心魂——讀《丁亦舟藏學人信札選》

● 文：胡定核

書評

我與丁亦舟兄相交十餘載，早年同在重慶市政協共事，彼此志趣相投，縱然相隔山海，情誼始終未減。丁兄是兩江新區最早的倡議者與定名者，曾任市政府參事，兼具實務才幹與家國情懷。四十年來，他深耕曹聚仁課題，是國內梳理曹氏生平交遊、挖掘一手史料的核心研究者。

1991年，丁兄推出《曹聚仁研究》，一舉填補該領域長期的學術空白；近年又完成四十萬字《蔣畝集：文史紀存》。他數次親赴蔣畝故里尋訪遺存，打撈大量從未公開發表的私人文稿與往來信札。恰逢《丁亦舟藏學人信札選》正式付印，兩部著作結成姊妹篇：一部是嚴謹的學術考證，一部是原始信札彙編，二者彼此互證，搭建起完整的曹聚仁研究史料體系，已然成為近現代文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礎讀本。

閒談之間，我曾問他，何以耗費半生光陰搜集零散舊信，甘願坐守冷門考據。丁兄坦言，曹聚仁一身兼具文人與報人雙重身份，數十年往返兩岸，始終以筆墨記錄時代起伏，心懷家國安定。這樣一位學人，不該慢慢被歲月淡忘。整理這批尺素手跡，不為收藏雅玩，只為留住一代代讀書人的行跡，接續未曾斷裂的文脈根魂。寥寥數

語，盡顯文史學者沉心守史的赤誠擔當。

翻開這部信札選集，葉聖陶、唐弢、錢理群等百餘位前輩的墨稿齊聚一冊，而全書的核心脈絡，正是曹聚仁數十年間的往來信函。許多只寫在私人箋紙上的所思所感、人際交往細節，都沒有收錄進正式文集，恰好可以和《蔣畝集：文史紀存》相互補證，還原曹氏完整的心路歷程，守住學界求真務實的治學底色。

丁兄最令人敬佩的特質，便是布衣學者超前於時代的洞察力。2007年底，他率先完整構思並正式定名兩江新區國家級新區方案，依靠獨立研判，精準把握住西部內陸開放的長期大勢。真正的讀書人，既能埋首故紙堆守護文脈，也能登高眺望國運，提出具有長遠價值的發展構想。

不少影響國運的頂層布局，都始於學者早年的獨立探索。筆者早年深耕宏觀貨幣經濟研究，於1988年10月在國內最早提出人民幣國際化完整構想。後續數年持續完善理論框架，多篇研究成果相繼被《華新文摘》封面文章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多家研究所主辦的學報刊發。一項謀劃內陸區域振興，一項布局國家全球金融格局，兩份長遠思考，歷經多年沉澱，陸續落地為國家重大發展方略。

如今即時通訊無處不在，鴻雁傳書的舊時光漸行漸遠，快餐式的文字交流，慢慢沖淡了手寫筆墨獨有的溫情。丁兄傾盡半生心力彙編這部信札集，正是為了留住紙頁之間鮮活的人格氣息，守住老一輩知識分子不屈的文人風骨。

文人手札貴在本心，不必拘泥書法技法。書法家落筆講究章法法度，文人提筆直抒胸臆，一字一句都是心性與格局的寫照，古人所言書為心畫、字如其人，正是如此。這批曹聚仁與一眾學人的往來信箋質樸真摯，既有同道切磋學問的暢快，也有心繫山河的家國憂思，開卷便可直面先賢本心。

格外令我感念的是，丁兄在一眾名家藏札之中，也收錄了我昔日寄給他的短箋。在他眼中，書信從來不分作者名望高低，只看人與人真誠的文字共鳴，絕非用來附庸風雅的藏品。

在流量喧囂的浮躁環境裏，丁兄數十年如一日搜集、校勘珍稀舊稿，打撈瀕臨湮滅的文史記憶，接續百年文脈。半生既能建言國策、放眼區域大局，又能沉心考據、守護近代文人史料，甘於在冷門課題中長期深耕，這份定力格外可貴。

久居海外，我更深知中華文化根脈不可中斷。



《丁亦舟藏學人信札選》
選編：丁亦舟
整理：聶希安
出版社：重慶出版社

《丁亦舟藏學人信札選》與《蔣畝集：文史紀存》一考一證，完整留存一代學人的精神心跡。縱然數字化浪潮席捲天下，依舊有人用心留住筆墨溫度，代代延續讀書人一脈相承的風骨。

尺素藏千古風骨，筆墨見一世心魂。這部信札集既是珍貴文史史料，也是照亮後世讀書人的精神燈火。願文脈永續，風骨長存。